

琴艺传神的师旷

文/刘新宇

师旷是春秋时晋国著名音乐家，字子野（当时地位最高的音乐家名字前常冠以“师”字）。冀州南和（今河北省南部）人，一说为山西洪洞村人。活动时期为公元前572—532年晋悼公、晋平公执政的时期。汉代以前的文献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，史称“乐圣”。

师旷是盲人，常自称“瞽臣”“盲臣”。据说，当师旷弹琴时，马儿会停止吃草，仰起头侧耳倾听；觅食的鸟儿会停止飞翔，翘首迷醉，丢失口中的食物。

晋平公见师旷有如此特殊才能，便封为掌乐太师。

晋平公新建的王宫落成了，要举行庆祝典礼。卫灵公为了修好两国关系，就率乐工前去祝贺。

卫灵公带著一批侍从，走到濮水河边，天色已经慢慢地黑下来，他们在河边倚车歇息。突然听到一阵曲调新奇的琴声，不禁心中大悦，於是招来他的乐师师涓，命师涓寻找这奇妙的音乐，并把它记录下来。

卫灵公一行来到晋国边城，晋平公在新建的王宫里摆上丰盛的筵席，热情的招待贵宾。

宴会上，卫灵公在观赏晋国的歌舞後，便命师涓演奏从濮河边听到的那支曲子助兴。师涓为了答谢晋国的盛情款待，便遵命理弦调琴，使出浑身解数弹奏起来。随著他的手指起落，琴声像绵绵不断的细雨，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痛哭诉。

坐在陪席上的晋国掌乐太师师旷面带微笑，用心倾听著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，神色越来越严肃。师涓刚将曲子弹到一半，师旷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按住师涓的手，断然喝道：“快停住！这是亡国之音啊！千万弹不得！”

晋平公见喜庆之时，本国掌乐太师突然插一杠子，弄得卫国国君一行人下不了台，忙责问太师道：“这曲子好听得，你怎麼说它是亡国之音呢？”

师旷振振有词地道：“这是商朝末年乐师师延为

暴君商纣王所作的‘靡靡之音’。商朝灭後，师延抱著琴跳进濮河自尽了。所以，这音乐一定是在濮河边听来的。这音乐很不吉利，谁要沉醉於它谁的国家定会衰落。”

晋平公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早已改朝换代了，我们现在演奏，又有甚麽妨碍呢？”师旷执拗不过，只能松手。

师涓终于弹完了那支乐曲。

当最後一个音符消失，晋平公见师旷面带愠色，便对他发问道：“这是甚麽曲调的乐曲？”

“这就是所谓的《清商》。”师旷回答。

“《清商》是不是最悲凉的曲调？”

“不是，比它更悲凉的还有《清徽》。”

晋平公道：“好呵，你作为回礼就来弹一曲《清徽》吧！”

“不！”师旷道，“古代能够听《清徽》的，都是有德有义尽善尽美的君主。大王的修养还不够好，不能听！”

晋平公道：“我不管甚麽德甚麽义的，我只喜欢音乐。你快弹吧！”

师旷感到王命难违，只好坐下来，展开了自己的琴。当他用奇妙的指法拨出第一串音响时，便见有16只玄鹤从南方冉冉飞来，一边伸著脖颈鸣叫，一边排著整齐的队列展翅起舞。当他继续弹奏时，玄鹤的鸣叫声和琴声融为一体，在天际久久回荡。

晋平公和参加宴会的宾客一片惊喜。

曲终，晋平公激动地提著酒壶，离开席位边向师旷敬酒边问道：“在人世间，大概没有比这《清徽》更悲怆的曲调了吧？”

师旷答道：“不，它远远比不上《清角》。”

晋平公喜不自禁地道：“那太好了，就请太师再奏一曲《清角》吧！”

师旷急忙摇头道：“使不得！《清角》可是一支不寻常的曲调啊！它是黄帝当年於西泰山上会集诸鬼神而作的，怎能轻易弹奏？若是招来灾祸，就悔之莫及了！”

“哎，太师不必过虑。上古之事更加久远，怎能祸及

现在呢？你弹来听听又有何妨？”

师旷见晋平公一定要听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勉强从命，弹起了《清角》。

当一串玄妙的音乐从师旷手指流出，人们就见西北方向，晴朗的天空陡然滚起乌黑的浓云。当第二串音响飘离殿堂时，便有狂风暴雨应声而至。当第三串音响骤起，但见尖厉的狂风呼啸著，掀翻了宫廷的房瓦，撕碎了室内的一幅幅帷幔，各种祭祀的重器纷纷震破，屋上的瓦坠落一地。

满堂的宾客吓得惊慌躲避，四处奔走。

师旷停手，顿时风止雨退，云开雾散。

在场所有的人打心底里佩服师旷的琴艺。卫国乐师师涓大开眼界，激动地上前握住师旷的手说：“你的技艺真可惊天地、泣鬼神啊！”

晋平公亲眼目睹了太师师旷的传神琴艺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每逢自己无法解决的难事和军国要事，他都召师旷垂询。

有一次，齐国攻打鲁国，晋国决定会合诸侯援鲁伐齐。晋平公想知道战争前景，就召来师旷垂问。

师旷将鲁国和齐国军歌演奏了一遍後，对晋平公禀告说：“大王不必兴师动众了！齐国军队已经被鲁国赶出了国门。”

晋平公半信半疑之际，派往鲁国的观察使者回来禀报的情况与师旷所说的丁点不差。

晋平公见师旷音律占卜战争吉凶如此准确和灵验，就把他留在王宫中，不离左右。有一次，晋平公望著师旷双目失明的样子，忽然感叹道：“太师虽绝顶聪明，却是盲人，你的那个世界真是太昏暗了。”

师旷道：“也未必。其实天下有五种昏暗，而我还没赶上其中之一呢。”“你这话是甚麽意思？”晋平公不禁发问。

“好吧，让我一件一件说给大王听吧。”师旷侃侃而谈：“群臣通过行贿来博取名誉，百姓们受冤屈而无处伸张，君王对此不闻不问，这



是第一昏暗。忠臣不用，用臣不忠，蠢材高踞要位，小人压制贤明，君王对此不知不晓，这是第二昏暗。奸佞玩弄两面派来掩盖自己的嘴脸受到尊荣，贤人遭诬陷被赶走，而君王对此不觉不察，这是第三昏暗。国家贫穷，百姓疲惫，而君王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，醉心於谄谀之词而不醒悟，这是第四种昏暗。是非不辨，法令行不通，贪官污吏枉法，老百姓无法安定，而君王对此不明不白，这是第五种昏暗。国家陷入这样五种昏暗，没有不垮台的。比较起来，我的昏暗不过是小昏暗，还不至於危害国家呢。”

晋平公听到这番妙论，甚是感动，决心勤於国政，力求做个有道的明君。

还有一次，晋平公设宴招待文臣武将，他喝酒到了兴头上，自叹道：“哈哈，其实人生的快乐，莫过於做人君了。只有君王说的话，没人敢违抗。”

师旷正坐在晋平公旁边，他听到这话，抱起琴便向晋平公撞了过去。晋平公大惊，赶忙躲避。师旷手中的琴撞在宫墙上。晋平公惊愕地问：“太师，你这是干甚麽？”

师旷铮铮地答道：“刚才有小人乱发议论，所以我要撞他。”

晋平公气呼呼地道：“刚才发议论的就是我呀！”

不料，师旷摇摇头道：“我看刚才所发的议论根本不像君王该说的话。”

旁边的文武大臣见晋平公当众下不了台，纷纷讨好道：“师旷犯上欺君，应该杀头！”

师旷伫立在那里，嘴角露出冷笑。

晋平公沉思了好一会

儿，最後摆手道：“太师忠言逆耳，就算他规劝我一次，算了算了！”

晋平公自鸣得意之际，遭到师旷当头一瓢冷水，虽免了师旷死罪，可师旷那举动令他惊魂不定，不久就病倒在床。

晋平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眼看不行了。这时，师旷又对他说：“主公，您的病看来还得我来治啊！”

晋平公道：“太师，你有甚麽灵丹妙药？”

师旷也不答话，又拿出琴来弹了一段解闷去忧的曲子。

晋平公听著听著，就像雨过天晴一般，郁郁寡欢的心情一扫而光，病立即好了。

晋平公对师旷起死回生的本领十分折服，把他引为心腹知己。师旷见国君是个肯纳谏的君王，就经常藉献琴艺之机，像哲人一样指点国政得失，尽自己的所能，努力维持晋国的昌盛。

邻国看到这种景象，评论说：“晋国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国家。连它的掌乐太师弄弦都能测国运，对这种国家只能小心侍奉。”

到晚年时，师旷已精通卜算音律，撰述了《宝符》100卷与《禽经》，在明、清的琴谱中，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、《玄默》等曲均为师旷所作。在後世的传说中，他被演化成音乐之神、顺风耳的原型、及瞎子算命的祖师等。

今天的人们认为师旷的故事是神话，其实真修者都知道在古代，人们普遍相信神，神也经常向人展示一些神奇的事情。师旷其实是一个修炼人，因为瞎了眼，使自己的心清净下来，有了一定的功能，可以占卜吉凶，“闻弦歌而知雅意”。

师旷用琴音为晋平公治病，人们认为不可能，其实从五行学说上讲：人生病都是因为五行紊乱，阴阳不调，琴之五音对应五行，以琴之五音归正人体中之五行，调和阴阳，病自然就好了。

师旷向晋平公说的五种昏暗，不幸的是当今的中国无一不有，每一种昏暗其严重程度都可说空前绝後，希望未来的中国领导人能记住师旷的劝告和今日中国之教训，广行仁义，勿使五昏再现於中国。

（参考资料：《中国琴坛故事》及《中国古韵》等）